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八十七回 遇惡姑淑媛受苦 設密計觀察謀差

原來苟才的故事，先兩天繼之說過，說他自從那年賄通了督憲親兵，得了個營務處差事，闊了幾年。就這幾年裡頭，彌補以前的虧空，添置些排場衣服，還要外面應酬，面子上看得是極闊；無奈他空了太多，窮得太久，他的手筆又大，因此也未見得十分裕如。何況這幾年當中，他又替他一個十六歲的大兒子娶了親。這媳婦是杭州駐防旗人。父親本是一個驍騎校，早年已經去世，只有母親在侍。憑媒說合，把女兒嫁給苟才大少爺。過門那年，只有十五歲，卻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苟觀察帶了大少爺到杭州就親。喜期過後，回門、會親，諸事停當，便帶了大少爺、少奶奶，一同回了南京。少奶奶拜見了婆婆，三天裡頭，還沒話說。過了三天之後，那苟太太便慢慢發作起來：起初還是指桑罵槐，指東罵西；再過幾天，便漸漸罵到媳婦臉上了。少奶奶早起請早安，上去早了，便罵「大清老早的，跑來鬧不清楚，我不要受你那許多禮法規矩，也用不著你的假惺惺」。少奶奶聽說，到明天便捱得時候晏點才上去，他又罵「小蹄子不害臊，摟著漢子睡到這時才起來！咱們家的規矩，一輩比一輩壞了！我伏伺老太爺、老太太的時候，早上、中上、晚上，三次請安，哪裡有不按著時候的，早晚兩頓飯，還要站在後頭伏伺添飯、送茶、送手巾。如今晚兒是少爺咧、少奶奶咧，都藏到自己屋裡享福了，老兩口子，管他咽住了也罷，噲出來了也罷，誰還管誰的死活！我看，這早安免了罷，到了晚上一起來罷，省得少奶奶從南院裡跑到北院裡，一天到晚，辛苦幾回」。苟才在旁，也聽不過了，便說道：「夫人算了罷！你昨天嫌他早；他今天上來遲些，就算聽你命令的了。他有甚麼不懂之處，慢慢的教起來。」苟太太聽了，兀的跳起來罵道：「連你也幫著派我的不是了！這公館裡都是你們的世界，我在這裡是你們的眼中釘！我也犯不上死賴在這裡討人嫌，明兒你就打發我回去罷！」苟才也怒道：「我在這裡好好兒的勸你！大凡一家人家過日子，總得要和和氣氣，從來說家和萬事興，何況媳婦又沒犯甚麼事！」這句話還未說完，苟太太早伸手在桌子上一拍，大吼道：「嚇！你簡直的幫著他們派我犯法了！」少奶奶看見公公、婆婆一齊反目，連忙跪在地下告求。那邊少爺聽見了，嚇得自己不敢過來見面，卻從一個夾衞裡繞到後面，找他姨媽。

原來這一位姨媽，便是苟太太的嫡親姊姊。嫁的丈夫，也是一個知縣，早年亡故了。身後只剩了兩吊銀子，又沒個兒子。那年恰好是苟才過了道班，要辦引見，湊不出費用，便托苟太太去和他借了來湊數。說明白到省之後，迎他到公館同住。除了一得了差缺，即連本帶利清還外，還答應養老他。將來大家有福同享，有禍同當。那位姨媽自己想想，舉目無親，就是攙了這兩吊銀子，也怕過不了一輩子，沒個親人照應，還怕要被人欺負呢。因此答應了。等苟才辦過引見之後，便一同到了南京。苟才窮到吃盡當光的那兩年，苟太太偶然有應酬出門，或有個女客來，這位姨媽曾經踐了有禍同當之約，充過幾回老媽子的了。此刻苟才有了差使，便撥了後面一間房子，給他居住。

當下大少爺找到姨媽跟前，叫聲：「姨媽，我爹合我媽，不知為甚吵嘴。小丫頭來告訴我，說媳婦跪在地下求告，求不下來。我不敢過去碰釘子，請姨媽出去勸勸罷。」說著，請了一個安。姨媽道：「哼！你娘的脾氣啊！」只說了這一句，便往前面去了。大少爺仍舊從夾衞繞到自己院裡，悄悄的打發小丫頭去打聽。直等到十點多鐘，才看見少奶奶回房。大少爺接著問道：「怎樣了？」少奶奶一言不發，只管抽抽噎噎的哭。大少爺坐在旁邊，溫存了一會。少奶奶良久收了眼淚，仍是默默無言。大少爺輕輕說道：「我娘脾氣不好，你受了委屈，少不得我來陪你的不是。你心裡總得看開些，不要鬱出病來。照這個樣子，將來賢孝兩個字的名氣，是有得你享的。」大少爺只管汨汨而談，不料有一個十二歲的小少爺，就是那年吃了油麻團，一雙油手抓髒了買來衣服的那寶貨，在旁邊聽了去，便飛跑到娘跟前，一五一十的盡情告訴了。苟太太手裡正拿著茶碗喝茶，聽了這話，恨得把茶碗向地下盡命的一摔，「豁啷」一聲，茶碗摔得粉碎。跳起來道：「這還了得！」又喝叫小丫頭：「快給我叫他來！」小丫頭站著，垂手不動。苟太太道：「還不去嗎！」小丫頭垂手道：「請太太的示，叫誰？」苟太太伸手劈拍的打了一個巴掌道：「你益發糊塗了！」此時幸得姨媽尚在旁邊，因勸道：「妹妹你的火性也太利害了！是叫大少爺，是叫少奶奶，也得你吩咐一聲；你單說叫他來，他知道叫誰呢。」苟太太這才喝道：「給我叫那畜生過來！」姨媽又加了一句道：「快去請大少爺來，說太太叫。」那小丫頭才回身去了。

一會兒，大少爺過來，知道母親動了怒，一進了堂屋，便雙膝跪下。苟太太伸手向他臉蛋上劈劈拍拍的先打了十多下；打完了，又用右手將他的左耳，盡力的扭住，說道：「今天先扭死了你這小崽子再說！我問你：是《大清律例》上那一條的例，你家祖宗留下來的這一條家法，寵著媳婦兒，派娘的罪案？你老子寵媳婦滅妻，你還要寵妻滅母，你們倒是父是子！」說到這裡，指著姨媽道：「須知我娘家有人在這裡，你們須滅我不得！」一面說，一面下死勁往大少爺耳朵上擰。擰得大少爺痛很了，不免兩淚交流，又不敢分辯一句。幸得姨媽在旁邊，竭力解勸，方才放手。大少爺仍舊屈膝低頭跪著，一動也不敢動，從十點多鐘跪起，足足跪到十二點鐘。

小丫頭來稟命開飯，苟太太點點頭；一會兒先端出杯、筷、調羹、小碟之類，少奶奶也過來了。原來少奶奶一向和大少爺兩個在自己房裡另外開飯，苟才和太太、姨媽，另在一所屋子裡同吃。今天早起，少奶奶聽了婆婆說他伏侍老太爺、老太太時，要站在後頭伺候的，所以也要選他公婆這個規矩，吩咐丫頭們打聽，上頭要開飯，趕來告訴；此刻得了信，趕著過來伺候。仍是和顏悅色的，見過姨媽、婆婆，便走近飯桌旁邊，分派杯筷小碟，在懷裡取出雪白的絲巾，一樣樣的擦過。苟太太大喝道：「滾你媽的蛋！我這裡用不著你在這裡獻假慇懃！」嚇得少奶奶連忙垂手站立，沒了主意。姨媽道：「少奶奶先過去罷。等晚上太太氣平了，再過來招呼罷。」少奶奶聽說，便退了出來。

苟才今天鬧過一會之後，就到差上去了。他每每早起到了差上，便不回來午飯，因此只有姨媽、苟太太兩個帶著小少爺同吃。及至開出飯來，大少爺仍是跪著。姨媽道：「饒他起來吃飯去罷。我們在這裡吃飯，邊旁跪著個人，算甚麼樣了！」苟太太道：「怕甚麼！餓他一頓，未見得就餓死他！」姨媽道：「旁邊跪著個人，我實在吃不下去。」苟太太道：「那麼看姨媽的臉，放他起來罷。」姨媽忙接著道：「那麼快起來罷。」大少爺對苟太太磕了三個頭，方才起來。又向姨媽叩謝了。苟太太道：「要吃飯在我這裡吃，不准你到那邊去！」大少爺道：「兒子這會還不餓，吃不下。」苟太太猛的把桌子一拍道：「敢再給我賭氣！」姨媽忙勸道：「算了罷！吃不下，少吃一口兒。丫頭，給大少爺端座過來。」大少爺只得坐下吃飯。

一時飯畢，大少爺仍不敢告退。苟太太卻叫大丫頭、老媽子們檢出一分被褥來，到姨媽的住房對過一間房裡，鋪設下來。姨媽也不知他是何用意。一天足足扣留住大少爺，不曾放寬一步。到了晚上九點鐘時候，姨媽要睡覺了，他方才把大少爺親自送到姨媽對過的房裡，叫他從此之後，在這裡睡。又叫人把夾衞門鎖了，自己掌了鑰匙。可憐一對小夫妻，成婚不及數月，從此便咫尺天涯了。

可巧這位大少爺，犯了個童子癆的毛病。這個毛病，說也奇怪，無論男女，當童子之時，一無所覺；及至男的娶了，或者女的嫁了，不過三五個月，那病就發作起來，任是甚麼藥都治不好，一定是要死的。並且差不多的醫生，還看不出他的病源，回報不出他的病名來，不過單知道他是個癆病罷了。這位大少爺從小得了這個毛病，娶親之後，久要發作，恰好這天當著一眾丫頭、僕婦，家人們，受了這一番挫辱，又活活的把一對熱刺刺的恩愛夫妻拆開，這一夜睡到姨媽對過房裡，便在枕上飲泣了一夜。到得下半夜，便覺得遍身潮熱。及至天亮，要起來時，只覺頭重腳輕，擡身不得，只得仍舊睡下。丫頭們報與苟太太。苟太太還當他是假裝的，不去理會他。姨媽來看過，說是真病了，苟太太還不在意。倒是姨媽不住過來問長問短，又叫人代他熬了兩回稀飯，勸他吃下。足足耽誤了一天。直到晚上十點多鐘，苟才回來問起，親到後面一看，只見他當真病了，週身上下，燒得就和火炭一般。不覺著急起來，立刻叫請醫生，連夜診了，連夜服藥，足足忙了一夜。苟太太卻行所無事，仍舊睡他的覺。

有話便長，無話便短。大少爺一病三月，從來沒有退過燒。醫生換過二三十個，非但不能愈病，並且日見消瘦。那苟太太仍然

向少奶奶吹毛求疵，但遇了少奶奶過來，總是笑啼皆怒；又不准少奶奶到後頭看病，一心一意，只要隔絕他小夫妻。究竟不知他是何用意，做書人未曾鑽到他肚子裡去看過，也不便妄作懸擬之詞。只可憐那位少奶奶，日夕以眼淚洗面罷了。又過了幾天，大少爺的病越發沉重，已經暈厥過兩次。經姨媽幾番求情，苟太太才允了，由得少奶奶到後頭看病。少奶奶一看病情兇險，便暗地裡哀求姨媽，求他在婆婆跟前再求一個天高地厚之恩，准他晝夜侍疾。姨媽應允，也不知費了多少唇舌，方才說得准了。從此又是一個來月，任憑少奶奶衣不解帶，目不交睫，無奈大少爺壽元已盡，參術無靈，竟就嗚呼哀哉了！

少奶奶傷心哀毀，自不必說。苟才痛心切切，也哭了兩三天。惟有苟太太，雖是以頭搶地的哭，那嘴裡卻還是罵人。苟才因是個卑幼之喪，不肯發訃成禮。誰知同寅當中，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，已經有許多人知道他遭了「喪明之痛」。及至明日轅門抄上，刻出了「苟某人請期服假數天」，大家都知道他兒子病了半年，這一下更是通國皆知了，於是送奠禮的，送祭幛的，都紛紛來了。這是他遇了紅點子，當了闊差使之故。若在數年以前，他在黑路上的時候，莫說死兒子，只怕死了爹娘，還沒人理他呢。

閒話少提。且說苟才料理過一場喪事之後，又遇了一件意外之事，真是福無重至，禍不單行！你道遇了一件甚麼事？原來京城裡面有一位都老爺，是南邊人，這年春上，曾經請假回籍省親，在江南一帶，很採了些輿論；察得江南軍政、財政兩項，都腐敗不堪。回京銷假之後，便參了一本，軍政參了十八款，財政參了十二款。奉旨派了欽差，馳驛到江南查辦。欽差到了南京，照例按著所參務員，咨行總督，一律先行撤差、撤任，聽候查辦。苟才恰在先行撤差之列。他自入仕途以來，只會耍牌子，講應酬，至於這等風險，卻向來沒有經過；這回碰了這件事情，猶如當頭打了個悶雷一般，嚇得他魂不附體！幸而不在看管之列，躲在公館裡，如坐針氈一般，沒了主意。

一連過了三四天，才想起一個人來。你道這人是誰？是一個候補州同，現當著督轅文巡捕的，姓解，號叫芬臣。這個人向來與苟才要好。芬臣是個極活動的人，大凡省裡當著大差的道府大人們，他沒有一個不拉攏的，苟才自然也在拉攏之列。苟才卻因他是個巡捕，樂得親近親近他，四面消息都可以靈通點。這回卻因芬臣足智多謀，機變百出，而且交遊極廣，托他或有法子好想。定了主意，等到約莫散轅之後，便到芬臣公館裡來，將來意說知。芬臣道：「大人來得正好。卑職正要代某大人去斡旋這件事，就可以順便帶著辦了；但是這裡頭總得要點綴點綴。」苟才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但不知道要多少？」芬臣道：「他們也是看貨要價的：一看官價大小，二看原參的輕重，三，他們也查訪差缺的肥瘠。」苟才道：「如此，一切費心了。」說罷辭去。

從此之後，苟才便一心一意，重托瞭解芬臣，到底化了幾萬銀子，把個功名保全了。從此和芬臣更成知己。只是功名雖然保全，差事到底撤了。他一向手筆大，不解理財之法，今番再幹掉了幾萬，雖不至於像從前吃盡當光光景，然而不免有點外強中乾了。所以等到事情平靜以後，苟才便天天和解芬臣在一起，釘著他想法子弄差使。芬臣道：「這個時候最難。合城官經了一番大調動，為日未久，就是那欽差臨行時交了兩個條子，至今也還想不出一個安插之法，這是一層；第二層是最標緻、最得寵的五姨太太，前天死了。」苟才驚道：「怎麼外面一點信息沒有？是幾時死的？」芬臣道：「大人千萬不要提起這件事。老師就恐怕人家和他舉動起來，所以一概不叫知道。前天過去了，昨天晚上成的殮；在花園裡那竹林子旁邊，蓋一個小房子停放著，也不擡出來，就是恐怕人知的意思。為了此事，他心上正自煩惱，昨天今天，連客也沒會，不要說沒有機會，就是有機會，也碰不進去。」苟才道：「我也不急在一時，不過能夠快點得個差使，面子上好看點罷了。」又問：「這五姨太太生得怎麼個臉蛋？老師共有幾房姨太太？何以單單寵他？」芬臣道：「姨太太共是六位。那五姨太太，其實他沒有大不了的姿色，我看也不過情人眼裡出西施罷了；不過有個人情在裡面。」苟才道：「有甚人情？」芬臣道：「這位五姨太太是現任廣東藩臺魯大人送的。那時候老師做兩廣，魯大人是廣西候補府。自從送了這位姨太太之後，便官運亨通起來，一帆順風，直到此刻地位。」苟才聽了，默默如有所思。閒談一會，便起身告辭。

回到公館，苟太太正在那裡罵媳婦呢，罵道：「你這個小賤人，命帶掃帚星！進門不到一年，先掃死了丈夫，再把公公的差使掃掉了！」剛剛罵到這裡，苟才回來，接口道：「算了罷！這一案南京裡撤差的，單是道班的也七八個，全案算起來，有三四十人，難道都討了命帶掃帚星的媳婦麼？」苟太太道：「沒有他，我沒得好賴；有了他，我就要賴他！」苟才也不再說，由他罵去。到了晚上，夫妻兩個，切切私議了一夜。

次日是轅期，苟才照例上轅，卻先找著了芬臣，和他說道：「今日一點鐘，我具了個小東，叫個小船，喝口酒去，你我之外，並不請第三個人。在問柳（酒店名）下船。我也不客氣，不具帖子了。」芬臣聽說，知道他有機密事，點頭答應。到了散轅之後，便回公館，胡亂吃點飯，便坐轎子到問柳去。進得門來，苟才先已在那裡，便起來招呼，一同在後面下船。把自己帶來的家人留下，道：「你和解老爺的管家，都在這裡伺候罷，不用跟來了。解老爺管家，怕沒吃飯，就在這裡叫飯叫菜請他吃，可別走開。」說罷，挽了芬臣，一同跨上船去。酒菜自有伙食船跟去。苟才吩咐船家，就近點把船放到夫子廟對岸那棵柳樹底下停著。芬臣心中暗想，是何機密大事，要跑到那人走不到的地方去。

正是：要從地僻人稀處，設出神機鬼械謀。未知苟才邀了芬臣，有何秘密事情商量，且待下回再記。